

望溪全集

第八冊

望溪先生文集卷六

書

與閻百詩書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
毋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毋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
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
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
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
則眾書所傳多異卽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歎
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
有終酒誥爾尙克羞耆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

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詁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真冷禹曰不易爲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治謂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甯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

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畱侯世家曰畱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

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
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
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
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
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
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
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
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
愈隱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
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
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

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答喬介夫書

原集題書答友起數行不明書開海口及車邏河事蓋刻文時有顧忌也

先生曾孫傳貴刊集外文重出此篇題作答喬介夫書今從彼本而仍編於此鈞衡識

蒙諭爲賢尊侍講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
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
之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
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翦
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
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
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
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

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尙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尙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車邏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

臆說也

與翁止園書

苞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閒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遘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肯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嬪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

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於
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
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遭禍永思
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
旣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
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閒
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
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
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
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
忤吾子於前所聞旣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

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
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
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
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况重以長人之夭枉乎此子
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
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
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
潛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丹閔凶殆人
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

皇清先生文集 卷二
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
懼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
學著書多訾警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
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
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
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子以後
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
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
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
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
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

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况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謗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旣耐葬僕身拘綴兒章疹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裔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併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尙恐

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
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
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
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儻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
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
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
而伏積於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甯張公子爲懷甯縣
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
歲小祲衰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
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
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梟

陸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
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閭之中而亂心生於理
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
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
三請宓子不許曰甯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
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
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
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汎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
鄉約保正以息爭訟而鬪辨繁壅蔽生執事久官南
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
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

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賣告也

與安溪李相國書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於前晝夜無甯晷某於此時尙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薦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

於同官尙不忍其動於惡況閣下日與

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
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
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
誅戮之不爲厲而留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
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
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
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開耳卽以某身言之

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
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

遭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

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
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
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
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
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
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
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
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徐司空蝶園書

河北諸路旱荒